四十年·教师缘

琴瑟和鸣育桃李

翁奇　何娜

1981年出生，省特级教师、正高级教师，杭州市安吉路实验学校初中科学教师、研训中心主任。

1982年出生，浙江省教坛新秀，高级教师，杭州市大成岳家湾实验学校初中数学教师、校长助理。

人生路上，我们是携手并肩、举案齐眉的夫妻；讲台桌前，我们是诲人不倦、桃李满园的教师。我们曾是同事，现在是同行，是朋友，也是知己。我和妻子的故事，就像西湖边和煦的春风，温暖而充满力量。

我与何娜的缘分始于2004年的杭州市大成实验学校。最初的日子里，我们有幸担任同一个班级的教学工作，成为并肩育人的战友。我用我热爱的科学启发她的教学智慧，她用她热爱的数学启迪我科研的严谨。

如何激发每个学生的成长潜力，促进学生更好地成长，是我们不懈探索、携手努力的方向。围绕学生的教与学，我们总有说不完的话题；围绕教育的苦与乐，我们这两颗热爱教育的心紧紧相连。无论是面对棘手的学生问题，还是让人一筹莫展的教学困惑，我们总能相互扶持、携手前行。

“有风自南，翼彼新苗。”金杯银杯，不如学生口碑。当年的学生，曾盛赞我们这一对教师夫妻，“如同漾进心头的南风”“轻柔地将我们扶正，助我们成长”。

在茫茫人海中，我们能相遇相知，共筑教育梦。何其有幸。

我始终扎根教学一线，钻研课堂教学，以首要教学原理和认知规律为中心，提出“聚焦任务、激活旧知、示证新知、应用融通”的四环序列教学，辅以自制学具，以学定教、因材施教。相关课题和教学模式在浙江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和教研课题中立项，并在教育刊物上发表多篇论文。

我的妻子何娜，她以严谨的教学态度和亲切的风格，赢得学生的喜爱与家长的认可。在班主任岗位上，她以身作则、以德施教，全心陪伴和关爱每个学生，多次获评优秀班主任和师德标兵称号；在教研组组长岗位上，她勇于创新，不仅创立数学探案社团，还率先利用大数据平台实施精准教学。她笔耕不辍，深入开展课题研究，多次在省、市级公开课中分享她的教学经验和成果。

如果说遇见是最美的开始，那么交流让我们积聚教育力量。

记得有一次，我和何娜为准备一堂送教课连续几个晚上熬夜备课，互相磨课，非常疲惫。但当我们站在讲台上，望着学生那一张张专注而又充满好奇的脸庞时，所有的痛苦都烟消云散。

教育不仅仅是一份工作，更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。通勤路上、用餐时光，我们都会分享当天的教学心得和体会，探讨教育中遇到的各种挑战。有时，我们会为一个教学问题而争论不休，但正是这种争论，让我们不断碰撞出火花，为教学注入更多的创新活力。

此外，我们还经常参加教师话坊的线上线下活动，积极承担教师话坊网络论坛版主的工作，与天南地北的教师们一起讨论教育热点。我们的观点多次被《浙江教育报》刊登，这也让我们感到无比的荣幸。

教师之家的薪火相传

陈剑宏

1969年出生，桐乡市凤鸣天女中心小学教师，曾被评为嘉兴市优秀教师。

回忆起30多年前入教师这行，半为生计，半为兴趣。引发我当教师兴趣的是我的大舅。我经常到大舅的学校玩，看到大舅在批改作业，也模仿着抓起红墨水笔，在废纸上乱画。大舅趁机坑我说：“只有吃粉笔灰，喝墨水，长大才能当老师。”

于是，我偷偷吞下半截白粉笔，又喝了几口墨水，弄得自己难受了好久，也被伙伴们取笑了好久。

1987年至1990年，我先后在两所偏僻的乡村学校代课。

依稀记得，夏日的夜晚，为防蚊虫，我脚套高靴、头戴草帽，在羊叫、猪嚎、犬吠声中，埋头苦读。终于，我考取了海宁师范学校。

1993年师范毕业后，我被分配到桐乡市河山镇的一所小学。

记得当时班上有一个姓姚的学生，身体棒棒，虎头虎脑，我让他当了体育委员。20多年后的某天，我偶遇小姚，他已当上了副镇长，拉着我的手表示感谢：“感谢您！没有看不起穷人家的孩子。”

由于我自己出身贫寒，就特别关爱家庭困难的学生，为孤儿打报告申请减免费用、通过市广播电台发动捐款、资助贫困学生读完初中。

2009年，我受教育局派遣，去云和县支教。

上完《观潮》一课，一个女生问我：“为什么云和县城没有宝塔？”

我一愣，我国一直有“无塔不成县”的传统，女生的提问确实击中了我的知识盲区。课后，我咨询知情人得知：云和县原有一座狮山塔，可惜在抗日战争时期被炸毁。

云和县有关方面根据我的建议，数年后，真的在狮山顶上重建了这座宝塔。

回想当时的课堂，如果我敷衍了事，学生始终解不开疙瘩，我也没有机会揭开这段艰难而珍贵的历史。

我去云和支教时，我的妻子调到桐乡市世纪路学校任教。教育深刻地改变着家族的命运，读书和思考成为全家的生活习惯。

还在2003年，有一回周末，我俩外出归来发现，女儿不知从哪里找来一根教鞭，正在客厅里给小伙伴们上课。看那架势，有模有样，把我俩笑歪了。

我的家族中先后有近10人进入教师队伍。妹妹从石门镇中心幼儿园退休，姐夫从石门路学校退休，表妹凌云英在练市镇练市小学做副校长，表嫂、表弟媳都是学校骨干。

逢年过节，家人相聚，大家聊的都是教育话题，女儿久居芝兰之室，不能不受家族氛围的熏陶。2015年，女儿报考了师范学校的汉语言文学专业。毕业后，她回到乌镇植材小学任教，得过桐乡市小学语文教师素养大赛一等奖。今年暑假，她被交流到上海尚阳外国语学校桐乡丰子恺学校任教。

顺便一提，我的堂侄儿和干儿子也确定了报考师范的目标。我仿佛看见一棵棵小树苗沐浴在阳光里茁壮成长。

柚子黄了

朱礼卓

1969年出生，毕业于浙江师范大学。1990年参加工作，高级教师，从事语文教学兼班主任工作30多年。2024年从永康市城西小学退休。

柚子黄了的时候，我离开了心爱的校园。

记得我刚走进永康市城西小学校园时，就和学生们在校园西墙边种下了一棵柚子树。

柚子苗是我花17.5元买来的，和学生的个头差不多高。我们在坚硬的黄泥中挖出一个坑，我扶着树苗，学生们用小手培土，直到把它固定住。

力气最大的学生涛哥拎来一桶水，学生们争先恐后地抢水瓢浇水；我则拿起长柄剪刀，依照果农的嘱咐修剪多余的枝叶。

“老师，你为什么要剪它？”学生们惊呼。

我边剪边答：“不修剪，他们长不成大树，而且还会长歪。”

学生们似懂非懂地点点头。

我笑着继续说：“如果你们长歪了，老师也会拿剪刀修剪。”

学生们被吓得吐舌头，我则开心大笑。

那天，学生们写的作文是一首首种柚子树的诗，充满了生活的哲理。我欣喜，我们种下的不仅仅是一棵柚子树，更是希望，是明天。

柚子树开花了，花虽小，却极雅洁，香味飘得老远，仿佛整个校园都氤氲在柚子花的香味里。

我们的班刊就叫《柚子花香》，全班50个学生，就有50种不同的花香。我也会即兴朗诵我的“柚子花香”，往往会收到学生经久不息的掌声。

暑假过去了，学生返校，却没见枝头有一个柚子。“我的柚子呢？都去哪儿了？”学生们难过得大哭。我也很失落。

园丁说：没有肥料，果子结不牢；枝叶太茂密，缺少光照，果子也结不牢；未满3年，果子也结不牢。

我恍然大悟。

我带着学生们来到柚子树下，将园丁的话转告他们，并说：“人也一样，如果不读书，不汲取营养，不历经风雨，就不会长大。”

立冬后，青涩的柚子皮渐渐泛黄，园丁说可以采摘了。一个阳光暖暖的午后，我们拿着剪刀、篮子、凳子齐上阵，把丰收的果实搬回教室，开了一个盛大的品尝会。

品尝会在小主持人瑶瑶甜美的声音中拉开了帷幕：“柚子是珍贵的水果，被称为‘天然罐头’。柚子全身金黄、外形浑圆，象征金玉满堂、团圆美满……”

后来，我每接一个新班，都会把柚子树的故事讲给学生听，也带着他们记录第一颗果子露出小脑袋的喜悦、果子落地的遗憾。我告诉他们，掉落地上的果子是为其他果子更好地提供营养，这就是植物先人后己的精神。

5年前毕业的一群学生放假来看我，一番说亲道热之后，学生一拍脑门：“哎呀，差点把正事给忘了——瞧瞧柚子去。”

天上飘着毛毛雨，柚子肥绿的叶片泛着亮光，果子已有乒乓球大小。学生们站在树下兴奋地数着果子。

又是一年柚子黄的季节，我离开了心爱的校园，离开了与学生们共成长的柚子树。我把柚子树的故事告诉一位年轻教师，也把柚子树托付给她，再三叮嘱：什么时候施肥，什么时候修剪，什么时候采摘……

年轻澄澈的目光与我对视，坚毅地点点头。

因为付出，所以值得

曾雨根

1966年出生，常山县大桥头乡中心小学数学教师兼国际跳棋教练，曾获得县优秀班主任、县教育系统先进个人等荣誉。

1985年，在第一个教师节来临之际，我带着对教育的满腔热忱，踏入大桥头乡的田野，开始了与乡村学生的不解情缘。

清晨，当第一缕阳光洒向校园，教室里便响起琅琅书声，那是学生们对知识的渴望，也是我心中最美的旋律。

我曾多次面临进城工作的机遇，每一次都让我陷入深思。

城市的繁华与乡村的宁静形成鲜明对比，但每当想到学生们渴望知识的眼神，我就会坚定留在乡村的决心。

于是，我没有离开过大桥头乡。我选择留下，选择与乡村的学生共同成长，选择那份沉甸甸的责任。

我一直坚信，教育并非教师要“赢了”学生，而是要“赢得”学生的心。教育不仅仅是传授知识，更是点燃希望的火种，照亮学生前行的道路。

自习课上，学生们埋头苦读的身影，是我最欣赏的生动画面；夜晚，我伏案批改作业，那些工整的字迹是我一天中最期待的亮丽风景。

我深知，每个学生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，有着不同的兴趣和潜能。因此，我致力于探索个性化的教学方法，以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，提升学生的学习成绩。

2013年，当我接手三年级一班和二班的数学教学时，发现班上一些学生的基础知识存在明显缺失。面对这一挑战，我没有选择传统的教学方式，而是另辟蹊径。

我利用课余时间，邀请那些对数学缺乏兴趣的学生一起玩国际跳棋。国际跳棋看似与数学无关，但其实是一种智力游戏，更是一种策略的较量。

在下跳棋的过程中，我不仅拉近了与学生的距离，而且潜移默化地培养了他们的逻辑思维能力和解决问题能力。

自2015年起，我开始指导国际跳棋兴趣小组。小组成员在省、市级比赛中屡获佳绩：2018年获浙江省国际跳棋冠军赛64格丁组团体第二名，2020年获衢州市第三届体育大会国际跳棋比赛少儿组64格第一名。

我还经常与学生聊天，了解他们的家庭情况，倾听他们的心声，逐渐成为学生的朋友。这种师生间的亲密关系，让学生感受到被尊重和理解，从而激发出他们内在的学习动力。

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，学生的成绩有显著提升。有的学生从最初的30多分，考出了70多分的月考成绩，足足翻了一倍有余。这些转变，让我看到了教育的力量，增加了我和学生的信心。

我意识到，每个学生都有无限的潜力，关键在于如何激发和引导；也更让我坚信，教育应该是一场心灵的对话，而非单向的知识灌输。

在我的职业生涯中，关怀贫困学生始终是我的重要使命之一。我深知，对于那些来自贫困家庭的学生而言，教育是改变命运的唯一途径。因此，我不仅在学业上给予他们指导和支持，更在生活上提供必要的帮助。

回首40年的教育生涯，我感慨万千。这40年，是我个人职业生涯的黄金岁月，也是我对乡村教育事业深情厚植的见证。

我的故事，是乡村教育发展的一个缩影，希望从事教育工作的后辈能从中得到鼓舞和启示。我相信，只要我们用心去做，就一定能够收获满满的果实。当你回首往事时，你一定会庆幸自己付出过，因为这一切都是值得的。

总编辑：陈宁一　编辑出版：浙江教育报编辑部　社址：杭州市文三路求智巷3号　邮政编码：310012　订阅处：全国各地邮局（所）　零售价：每期2.00元　广告许可证：杭工商广字330100400123号　广告联系电话：87778177　印刷：杭报集团盛元印务有限公司　地址：杭州市体育场路218号